



没有人
像你

绿亦歌

著

没有人 像你

绿亦歌

湖南文艺出版社
湖南文艺出版社
湖南文艺出版社
湖南文艺出版社
湖南文艺出版社
湖南文艺出版社
湖南文艺出版社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人像你 / 绿亦歌著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-7-5404-8125-4

I. ①没… II. ①绿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3430号

没有人像你

作 者: 绿亦歌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刘诗哲

监 制: 邓 理

策划编辑: 彭朝霞 庄亚芸

营销编辑: 庄亚芸

封面设计: 杨 平

版式设计: 杨晓宇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5mm×210mm 1/32

字 数: 210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125-4

定 价: 36.80元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幕

梨花落晚风

0 0 2

朝 辞

江湖夜雨十年灯

0 3 1

致安德烈

0 5 3

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

0 7 4

今生共你梦一场

0 9 4

伦敦旧梦

1 1 4

宁愿没拥抱，共你可到老

1 3 6

第二幕

暮别

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

1 6 0

此地空余黄鹤楼

1 8 4

流光似你

2 0 2

长街怎敌千堆雪

2 2 2

意迟迟

2 4 1

笑春风

2 6 4

路过你的心上之河

2 8 6

《岁月忽已暮》·江海番外

后记

3 1 0

第一幕

朝辞

我站在十二月的河边，

/

看见月亮落在冰凉的水面上。

/

你就是那道波光粼粼，

/

在我仓皇的人生一闪一闪发着光。

落梨花 晚风

汽 / 梨 / 宇
轮 / 花 / 宙
/ 桥 / 行
/ 星 /

楔子

1985年的冬天，英国被冻得一片萧瑟。那时候伦敦还是名副其实的雾都，街头的古典建筑只能隐约见到哥特式的墙瓦，人人都在等待天明。

温笛就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，拿到了“祐星”的英文命名证书和运行轨道模型。她将它们锁在抽屉的最下层，抬起头时，看到窗外最后一片梧桐树叶也凋零了。

这是她在浩瀚的宇宙中发现的第一颗行星，它距离地球三百多光年，作为发现者，她将它命名为“祐”，在提交材料的时候，她站在剑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会议室中央，静静地说：“在我的祖国，遥远的东方，这个字代表着神祐，意思是幸福降临。”

这天傍晚，温笛离开实验室后，连夜乘坐火车来到格林尼治。著名的天文台大门已经上锁，空无一人，她穿着格子大衣坐在上锁的铁栏前，等待了五个小时，在这个被称为拥有世上最准确时间的地方，看了一场日出。

温笛蹲在本初子午线前，用颤抖的手抚摸上这条隔断经线，划分南北的裂痕。游客喜欢跨在零度经线上，似乎这样就能站在世界的中心。而她思念

的人，此时正在大西洋的那一端，她同他晨昏颠倒，不知道在他的梦里，可否还有她的身影。

“嘉祐，嘉祐。”

温笛此时喃喃念着他的名字，那噬心的钝痛先是从她的心尖冒出，然后隔了许久，才啃遍她的整个身体。同陈嘉祐分开的这十余年来，她没有一天不在欺骗自己，可直到这一刻，她才终于承认，她和他的一生，已经结束了。

生离亦如死别，他将永远也无法知道，在这茫茫黑暗的宇宙中，有一颗以他为名的星。

三百八十光年，即是说，下一世，亦没有办法再相遇了。

01 /

1949年9月，北平再次被改名为北京。三年后，温笛和陈嘉祐出生在这片土地上，两家住在同一条宽巷子里，院子外栽满了梨树，荷塘里的金鱼不时跃出水面，咬住被风吹落的白色花瓣。

那时候家长封建迷信，孩子周岁时就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堆玩意，笔、墨、纸、砚、风车、转盘等等，以此推算孩子的命运。小嘉祐一直往外边爬，最后抓住一个汽轮模型，家里人喜出望外，说这家里是要出一位工程师了。

几个月后，旁边的宅子里，周岁的小温笛，坐在床上对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小物件哇哇大哭。一旁的老人暗自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这孩子不属于这里，以后注定是要背井离乡。”

温笛和陈嘉祐，便是在这样一条又祥和又喧嚣的巷子里长大。温笛的父亲对她期望很高，一大早出门去工厂上班，就将温笛反锁在屋里，让她写字

背诗词。

陈嘉祐准点地来温笛家报到了。他轻松地爬上窗外的梨树，满树挂着个头很小的梨子，陈嘉祐顺手摘下一个，放在嘴里一咬，又酸又涩，他一边抛起梨子一边冲屋子里大声喊：“温笛，温笛——”

温笛走到铁窗边，左看右看，却找不到他的人影。温笛被吓了一跳，惶惶不安地走回书桌前坐下，他又开始捏着嗓子叫：“温笛，温笛——”

陈嘉祐笑着使劲晃动梨树的枝丫，绿叶与梨子在微风中瑟瑟发抖。

到了夏天，陈嘉祐偷偷带着温笛去河边，温笛不识水性，只敢脱了鞋子把小脚伸入河中，陈嘉祐把裤腿高高挽起，手臂伸入水中使劲一拍，水花四溅，落了温笛满身。

温笛用脚踢着水花还击，结果乐极生悲，脚踩上河底石头上的青苔，整个人顺势向水里扑去。

“温笛你站好啦，水才一米深啦！”

温笛半信半疑，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站直了身子，水在她脖子边荡啊荡。

陈嘉祐见温笛怕水怕得厉害，存心吓唬她：“温笛我跟你说呀，水里可是住着妖怪的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大姐姐要出嫁，她家的门前有一条又宽又急的河，大姐姐的妈妈把大姐姐送上船，让大姐姐千万不要回头。于是大姐姐上了船，一直不敢回头。可是，就在即将要下船时，大姐姐想到已经很安全了，就偷偷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河里忽然出现了一只妖怪，将她吃了下去。”

温笛捂住耳朵哇哇地大叫，试图掩盖陈嘉祐讲故事的声音。

陈嘉祐被她胆小的样子逗乐了，他伸出湿漉漉的手扯扯温笛的头发，昂首挺胸地说：“温笛你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”

他信誓旦旦，目光如炬。

多年后，温笛在图书馆里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原型，是希腊神话里《德奥尔夫斯和他的七色琴》，深情歌者的一个回望，害死了他最爱的人，书后有陌生人的批注：悲伤才是爱情的真谛。

她缓缓合上书，和煦的阳光落在她的肩头，她闭上眼睛想，她想了很多年也得不到答案，为什么不能回头呢？

回到1958年的那个夏天，全身湿漉漉的温笛怯生生地回到家里，被父亲一声喝住。发现温笛私下跑去河边玩水，温笛家里人气得不轻，罚温笛跪在地上，父亲随手抄起一根晾衣竿就往她瘦小的背上抽去。温笛痛得放声大哭，号得一整条巷子都能听见，正坐在高椅子上吃饭的陈嘉祐听见了，摔下碗筷拔腿就往门外跑。等他冲进温家的院子，刹不住车，整个人扑通一声倒在温笛面前，磨得他膝盖上的皮全破了，隐隐渗出血丝，他仰起头大声叫道：“不要打她！不要打她！”

一旁的大人停下手来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。小小儿郎浑身绷紧，咬着牙昂着头，却是一副誓死不退让的架势。

最后温爷爷却笑了起来，拿过儿子手中的晾衣竿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甬管了，菜都凉了。”

一家人这才转身进屋，陈嘉祐连忙站起来，伸手扶起还在哭个不停的温笛，温笛怔怔地看了一眼他膝盖上的伤，打了一个嗝，哭得更厉害了。陈嘉祐不知所措地挠后脑勺，最后伸手接了一滴她脸颊上的泪，放在嘴里尝了尝，然后皱着眉头冲温笛说：“咸的。”

天边挂了一块月牙儿，借着大堂里透出的灯光，温笛盯着他的脸，终于破涕为笑。

02 /

七岁之后，温笛每天早上就蹲在陈嘉祐家门口等他一起上学。那时候他们的早饭很简单，一杯豆渣很多的豆浆和一个白面馍馍，陈嘉祐胃口比温笛大，温笛每天就掰下一块馍给他。陈嘉祐喜欢睡懒觉，早上总是要赖上几分钟，出门的时候嘴角还挂着豆渣，温笛便笑话他是大花脸。

1960年的一天，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在宽巷子前停下来，从车上走下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，他穿一件浅灰色儒衫，手中提了一只小巧的黑色牛皮箱。方仁站在古城的红瓦绿墙前，摘下自己的帽子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他这年二十六岁，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系，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，就职于城东的协和医院。

湛蓝的天空中，排成一字形的大雁掠过，方仁看着不远处在树下嬉戏打闹的两个小孩，不由得笑起来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

谁也不承想到，这位眉目如画、斯文温和的年轻人，将改变温笛和陈嘉祐的一生。

方仁很快得到了街坊邻里的欢迎和认可。他脾气温和，为人谦卑，谁家有个发烧感冒也不用再大老远跑去医院。更何况方仁可是实实在在的的大学生，不识字的长辈有时会拿着报纸敲开他的门，不好意思地笑着问：“小方啊，你看看今天有啥大事没有。”

陈嘉祐的外公开了一家中医铺子，方仁对老人十分敬重，时常拿着药理书来向老人请教。一来二去，陈嘉祐和方仁也熟悉了起来。他隔着老远就脆生生地开始叫：“大哥哥，大哥哥！”

温笛周末写完作业去找陈嘉祐玩时，看见他难得地坐在石凳子上，跟着

方仁学雕刻。

“你们为什么要削木头？”温笛不解地问。

“你不懂啦。”陈嘉祐学着大人的模样摆摆手，拍了拍落在身上的木屑。

方仁微笑着，冲温笛招招手，刻刀和木头在他的手里飞快地转起来，不多时，他就雕出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猫。温笛连连赞叹，开心地接过小猫，还不时凑过去想看看陈嘉祐到底在雕什么。

“不准看！”陈嘉祐扑上去捂住自己的作品。

方仁就像一座巨大的宝藏，他身上永远有陈嘉祐和温笛想不到的才能。温笛最喜欢吃他烧的熊掌豆腐，刚刚出锅时，她伸着指头偷偷捏一块儿丢入嘴里，烫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

到了后来，巷子里的大人都知道了，要找温家和陈家这两个孩子，去方大夫的小屋里瞧一瞧，准没错。

方仁有一箱子的托尔斯泰、契诃夫和屠格涅夫。他学过俄语，托在俄国留学的好友带回原版书籍，闲暇之余，他就伏在桌前自己译书。方仁工作的时候，温笛和陈嘉祐从来不敢打扰他。他们就坐在地上看书，偶尔遇到不认识的字，挠挠头也就过去了。

上了小学五年级，学校开始加入音乐课，教孩子们吹口琴。那时候正是春天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见到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手里拿着绿色的口琴。陈嘉祐学得很快，每次上课老师都会让他站在讲台上为大家吹一曲当榜样。

温笛最喜欢的事，就是在夏夜里端一张凳子坐在方仁的屋子前，听陈嘉祐吹舒伯特的《小夜曲》。少年的黑发微微挡住眼睛，他低着头，神色温柔，怕打扰屋内的方仁，他不敢吹得太大声，琴声悠扬，和路边的蛙声、树上的蝉鸣声相映成趣。

头顶上月儿高高挂，透过油纸糊的窗户望过去，可以看到方仁桌上点燃的蜡烛，随着他翻书的动作一晃一晃。

这又喧嚣又寂静的夜晚实在太美，让时光和命运都不由得停下了脚步。等一等，再等一等好吗？

03 /

再长大一点，温笛开始缠着方仁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。

“什么叫万有引力？”

方仁笑着回答她：“它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两个物体，无论是生灵还是死物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相互吸引的。”

温笛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方仁想了想，从抽屉中拿出草稿纸，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圆，又在一旁画了八个小圆：“听好了笛笛，这颗最大的圆就是太阳，而这一颗就是我们所在的地球，它之所以会绕着太阳转动，就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引力。在宇宙里，像地球这样的星球还有很多很多。天地之间，大到星球，小至尘埃，它们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引力。”

方仁侧过头去，他惊讶地发现温笛双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这幅草图。

隔了许久，她才开口问：“方仁哥哥，太阳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这幅图画的是太阳系，太阳应该是其中最大的星体。但是太阳系只是银河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而银河系以外，还有更大的宇宙。而宇宙，”方仁轻声说，“宇宙，是无穷无尽的。”

听到这里，温笛瘦小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。

这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，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和自己的渺小。

之后的几十年里，每当温笛提到宇宙这个词语，身体总会不由自主地战栗。她对这片天地心存敬畏，而正是这种敬畏，使她看到了和旁人眼中不一样的世界。

此后又是三年，陈嘉祐开始像所有青春期的男孩子一样抽条长高，轻易地超过了温笛，他还放出豪言，说等过完年就能达到方仁的肩膀那么高。温笛不服气，每天都在家里练跳绳，她的头发已经垂到腰际了，她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梳理它们，将它们扎成麻花辫。

方仁笑着看着两个人的变化，猛然间想到，原来自己搬来北京，已经有六年了。要形容时光，白驹过隙，日月如梭，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啊。

邻居里三姑六婆多，闲来无事就喜欢给方仁介绍姑娘。方仁刚刚开始时推辞不过，见过一两位，他和姑娘走在路上，满腹经纶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温笛和陈嘉祐吃饭时，在各自家中都能听到大人们话家常：“方大夫哪里都好，就是太内向了。”

于是两人蹲在方仁家门外不让他出门，生怕他就这样牵个姑娘结婚生子，再也不会理他们了。

方仁哭笑不得，只得蹲下身来给他们讲道理：“你们听好了，人都要长大的，要离开自己的家，甚至是故乡。父母、老师、朋友、同学……总有一天，他们都会离开的，最后能陪着你们的，只有自己。”

两个人低头不说话，就是挡着门不让方仁走。

方仁无奈，只得退步：“好啦好啦，听话，我不会不理你们的。”

温笛这才抬起头，小心翼翼地问他：“方仁哥哥，那你有喜欢的人吗？”

方仁看着她明亮的眼睛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他教过温笛和陈嘉祐很

多东西，他教会他们读书写字，教会他们诚实守信，教会他们如何去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，现在，终于轮到他告诉他们，什么叫爱了吗？

方仁手忙脚乱，只能摇摇头回答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，”陈嘉祐转转眼珠，不好意思地问，“怎么样才叫喜欢一个人？”

方仁又是一愣，心里感叹这两个小家伙的问题真是越来越刁钻了，他想了想，才回答：“大概就像是，你抬起头，忽然看见了夜空中一颗很亮很亮的星。”

04 /

方仁一直很清楚地记得那场手术的细节，他记忆力好，经他手的每一台手术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病人乙肝晚期，需要做手术，在1966年的中国，这还是一种人们避之不及的传染病。其实不只是传染病，整个国家医疗设备的落后和医疗知识的匮乏导致了无数悲剧。

偶尔谈到这些现状，方仁都忧心忡忡，他会将手搭在温笛和陈嘉祐的头上，对他们说：“也许十年还不够，但是二十年、三十年……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我们的国家会站立起来。”

“到时候，”他微笑着说，“就要靠你们来撑起它了。”

做完那场手术后，方仁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喝了一杯粗叶茶。那天他下班早，在路上遇到卖桂花糕的店铺还没关门，他还排队买了一提，他不喜欢这种小零食，但是温笛和陈嘉祐喜欢。

这天，温笛功课又拿了第一，陈嘉祐语文不及格，正挠着头在背“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”。看到方仁，他们笑着丢开手中的课本向他跑来。

半年之后，方仁时常感觉到身体乏力，肝区开始隐约疼痛。一开始他没有放在心上，等到情况严重时一检查，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。检查报告出来的那天，方仁坐在他平时坐的木椅上，想了很久，最后才想到那场手术，不完善的医疗保护措施和一个不起眼的伤口，葬送了他的一生。

他站起身来，开始收拾他的东西。这天，他沿着北京城走了好久，连回去的路都忘了。那时街上的路灯要隔很远才有一盏，正是盛夏时节，飞蛾接二连三地拍打着翅膀撞击在路灯上。

等到方仁神色恍惚地回到家，看到温笛和陈嘉祐坐在他的屋子门口，他们看到他便松了一口气：“方仁哥哥，你终于回家了！”

那一刻，方仁喉咙胀痛，两眼发红，他只得别过头，才能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眼中的泪水。

这座寂寞的古都，从建城到如今，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。三千多年啊，方仁在心底想，那得有多少生离死别，悲欢离合呢。可是他自己，却正是在这样一座沧桑的城市里，有了一个家。

可是一切来得太迟了。

他已经没有时间，看着眼前的两个小家伙长大成为一个正直的、有追求的人了。不能在他们困惑迷茫的时候，在他们失落悲伤的时候，在他们成功幸福的时候，陪伴在他们身边了。

他们的余生还很长，可是他的一生已经走到尽头了。

抱歉。方仁难过而又绝望地想着，滚烫的泪水跌入他的手心。

这是1966年的秋天，开始有人家迁出巷子，北京的天空阴霾不见日光。

方仁决定放弃传统治疗，同医院签署协议，自愿接受新型药物和方案，写下治疗过程中的一切症状，这大概是他能够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所做的最后

一件事了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想，或许还能再挽救几条生命。

第二年的春天，方仁屋外的第一枝梨花开了。人们都说这是好兆头，陈嘉祐和温笛兴高采烈地推开方仁的屋门，隔着老远就开始扯着嗓子喊：“方仁哥哥，快出来呀，春神来啰——”

而方仁的小屋里，寂静无声。

方仁死后，留下遗书将包括他的住所在内的所有财产留给温笛和陈嘉祐，供应他们日后学习的一切开销。他将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，窗户没有关上，清风吹得油纸窗哗哗作响，窗前的书桌上，依旧是两支毛笔、两支钢笔，墨水被放在了左上方。保护书桌的玻璃下压着几张黑白照片，一张上穿着黑色大衣的方仁一左一右地抱着两个孩子，再后面几张，少年和少女的眉目渐渐长开了，照片中央的方仁，脸上也渐渐有了风霜。和照片一同被压着的，还有几张白色便笺纸，上面列着他想让他们读完的书单。

书桌的中央搁着方仁的笔记本，翻开来，扉页上是他苍劲有力的字迹，写着：年岁有加，并非垂老；理想丢弃，方坠暮年。岁月悠悠，衰微只及肌肤；热忱抛却，颓废必致灵魂。

他将他的一生献给了医疗事业，在北京生活的七年里，他主刀做过上百台手术，拯救过不计其数的生命。

他最爱的檀木椅子上还搭着他的外衣，他多次在雨中出诊，落下风湿的病根，后来便养成了坐下时在膝盖上搭上外套的习惯。

柜子上的薄荷枝才刚刚发芽，露出一一点新绿，他的搪瓷大口茶缸还摆在一旁，褪了一点颜色，还是能看到上面印着的“吉祥如意”。

一切都是方仁还在世时的模样。